



《黑哨》作者推出纪实文学新书

天涯 不归路

黑工
黑房

妓女和偷盗

北京痞子的酸甜苦辣

三角恋情的错综复杂

一幕幕真实的悲剧

和一个个扭曲的心灵

记录着

留学大潮中

鲜为人知的畸零故事……

“北美王朔”

让你在黑色幽默中

咀嚼一个

疯狂的时代!

杨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天涯 不归路

杨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涯不归路/杨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4

ISBN 7-5354-2335-3

I. 天…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3718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常桥英 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京山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797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作品描写了在汹涌又颇为盲目的出国潮的驱动下，形形色色的国内青年通过语言学校前赴加拿大温哥华闯荡天涯，饱尝了文化错位，传统碰撞，情感危机的凄凄惨惨的故事。故事以男主人公寒烟和女主人公享静、妻子郑雯的复杂纠葛的三角恋情为主线，并通过二牛、孟勋、小任和疙瘩包等人闯荡天涯的遭际，描述了语言生们从留学初始的生存挣扎到获准绿卡后的精神迷失和困顿，着力表现他们作为边缘人的内心痛苦和有家难归的苦闷。寒烟最终因情伤病困及无法从偏激的漩涡中解脱自己而吞弹自杀。残酷的真实、带泪的调侃、扭曲的心灵、畸形的苦恋，快节奏的蒙太奇叙述带给你大片的感受。

本书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当下，成千上万的小留学生通过语言学校赴加拿大形成热潮，温哥华因华人集聚而成为首选。加拿大不是天堂，成年学生十年前的窘迫生活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精神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错位和碰撞必然会使囊中不再羞涩的小留学生们饱尝难言之苦。他们性格和心灵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失落和无着也会成为必然。没有过留学经验的家长们满怀希望送孩子出国，却全然不知孩子们走出国门很可能就踏上“天涯不归路”。从这层意义上讲，此书是所有欲送孩子出国的家长和准备出国的小留学生的必读之物。

The Road not Taken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n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By Robert Frost

作者简介

杨明，男，1956年8月21日出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大众传播学硕士。现任新华社体育部高级记者。曾自费留学加拿大，并在美国任驻外记者多年，著有纪实作品《黑哨》，并发表体育人物专访、通讯、杂文等二百余万字。



《黑哨》作者推出纪实文学新书





责任编辑：姚梅

封面设计：徐慧芳

ISBN 7-5354-2335-3



9 787535 423351 >

I · 1797 定价：12.00 元

第一章

“到了，哥们，挤是挤点，对付过吧，谁让咱穷呢。”二牛把车轧吭哧一踩，寒烟脑袋咚地一声撞在侧面玻璃上。

“Sorry，这破车一踩就这德行。”二牛回头道歉。

“哥们没事。嘿，就这楼吧？不赖呀，咱穷人猪圈都能囚，到这算进天堂了。”寒烟跳下车，先把一个大软皮箱子拉下来，二牛和他从后备箱里抬那二百多斤重的大纸箱子，一抬，哗啦，底儿漏了，掉出来一堆杂物。有棉被、打字机、菜刀、炒勺、榨菜，一根擀面杖滚出两米远。

“窝靠，真准备在沙家浜扎下了。”

“嘿嘿。”寒烟不好意思笑了笑，撅起屁股拾那擀面杖。

这是个二层小楼，楼外有片草坪。他们没敢从正门进，二牛说怕公寓管理员看见，从后门偷偷溜了进去。这种感觉使寒烟有点不自在，第一天到了加拿大，就像偷儿似的。二牛嘿嘿冷笑说：“你以为咱吃亏了？咱是骗那帮傻老外，钻空子。”

早听说是两室一厅的房间，里面已经挤了5男2女，摊下来每人每月才80美元，虽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但一听寒烟要来，大家还是OK，只要能省钱，别说挤，住厕所、

蹲茅坑都成。反正出来就是受罪来了，谁都是穷鬼。

一进屋，里面有几个人站起来招呼寒烟：“来了。”其中两个他在国内就认识，一个是前国家男篮中锋孟勋，一个是《风雷》杂志编辑任荣的弟弟任华。

“嘿，早听我哥说你要来了，幸亏你没跟姜傻帽住，我还想抽丫的呢，坑了我 800 美元。”小任亲热地给了他一拳，笑呵呵看着他。两米高的孟勋矜持地眯缝着眼，晃天神般地踱过来，和他握握手：“嘿嘿，国内有好日子不过，出来受苦来了，熬吧，兄弟。”

厅很大，约莫有 30 平方米，刀把形。地上铺了两个双人床垫子，被窝叠得窝窝囊囊；有个破双人沙发，带棱角的地方黑不溜秋的；一个二十英寸的电视歪着架在椅子上，雪花沙乱闪；屋里烟雾弥漫，但还混杂着一股臭鞋臭袜子味。

“电视又瞎了，捡来的东西就是不灵。”孟勋站起来，使劲拍了电视几巴掌，拍出来个金发洋妞，呜里哇啦地朝他乱嚷。

“这是我铁哥们，许寒烟，记者，大学英语本科。都是北京人，出门就是朋友，以后大家多关照。”二牛把他介绍给另外三人：戴眼镜的叫刘江，北京经贸大学毕业；矮墩墩的中年人叫老李，北大社会学博士；头发长长的叫刘易，长影的摄影师。

寒烟和那三人握了握手，一边敬烟，一边挤出笑脸说：“刚来，多关照，多关照。”

卧室里走出两个姑娘，年龄大概都在 25 岁左右，看见寒烟有点羞羞答答，笑着，没主动打招呼。

“哎，你不是……我好像见过你，签证那天，忘了？咱

还说过话呢。”寒烟对一个长得清秀俊俏的姑娘叫起来，那姑娘有点不好意思，抿嘴一笑。这可真是天下之小！在北京签证那天，寒烟看到一个文静的姑娘，拿着表格在一边等，她的烫发很独特，两侧几绺编成细小的辫子，和她姣好的五官配起来显得温馨独特。他请教了对方几个问题，但那姑娘警惕地向后退了退，缄口不语，只是承认自己要去温哥华。“以后没准咱们能在那见到呢！祝你走运。”他回到家里后，那姑娘的身影还真在他脑海里闪过几回。

“哈，咱们缘分不浅，你看，真就见到了。”寒烟走过去和那姑娘握了下手，知道她叫享静，北医毕业的；另一个短头发的叫嫣然，外企职员。两人都长得水灵灵的，看来这年头，漂亮点的姑娘都出国了。

“寒烟，我们这拨人都出来半年了，出国就是他奶奶的洋插队，你得住黑房、打黑工、开黑车，什么都是黑的。好在洋人都是大傻子，有不少空子能钻，要不然，这日子能逼疯了您。”

“不会吧？我看你们活得挺自在的。”他四处巡睃了一番，三个男的占了个房间，两个女的占了另一个小的，看来，他肯定得睡厅里。

“睡人家尿湿了的床垫子，蹭人家地铁，到处磕工磕不着，奖学金又没有，整个一傻帽，还自在呢！没身份，你就狗屁不是。”二牛接着骂。

“我×加拿大大爷！我早晚得泡个洋妞，哪怕弄个黑人老太太，也得先把身份弄下来。没身份，挣妈×钱。”

“小任，这还有女的，你那嘴别太脏。”孟勋一边说，一边又在拍那电视，“知足吧，这还能捡到电视，凭什么你到

这就发财。”那电视是他捡的，抱了二里地才弄回来，电子管的，开 15 分钟，中间就出来个王八状的黑块，面积越来越大，一会就只出声不出影。只能晾凉了再开。

“哥们，抽根洋大炮吧。”二牛递上一根烟。他看了看，和烟卷没两样，这可不是大炮，他小时候卷过大炮，把烟丝码成一条，斜着一卷，弄成个喇叭筒，前面的纸再拧成个死尖，拿牙一咬，“咯吱”一声，齐了。

二牛生产出的大炮相当专业。他有个小工具，把烟丝码在一根凹心的铁片上，一头套上空心的过滤嘴烟筒，另一头温柔地一推，烟丝钻进空烟筒，一根标准的过滤嘴香烟就出来了。这是卖给穷人用的烟具，自造洋烟比盒烟省一半钱。

“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在这活着没问题，您 50 块钱能吃一个月，可是……唉，不说了，你日子长了，慢慢体会吧，咱先找‘尿不湿’去。”他指的是床垫子。二牛、小任拉寒烟出了门。

二牛是寒烟的北师大校友，教育系的，和寒烟同在校田径队。二牛是这里的元老，来温哥华快一年了。这几个人眼下都在同一所语言学校补习托福，准备考个好分申请奖学金。那学校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串了一个洋鬼子开的，请俩老师，分初级和高级班，学费贼贵，每人每年 1800 加元，折合人民币黑市价 1 万多。

二牛那破车才 250 加元，是个跑了八辈子的小甲壳虫。车体下面锈得一塌糊涂，消音器折了，用根塑料绳拴着。车头大灯是个独眼，车尾巴被撞凹了一块，屁股上还用漆喷得花里胡哨，上面有句英文：“Don't Kiss Me.”寒烟心说，就这破车，躲都躲不开，谁敢和它亲嘴？

进车后，二牛把两根裸露出铜丝的电线仔细对好。这车买来就没锁，打火不用他这绝活，神仙也别想把这车鼓捣走。接了三次火才着了车，二牛挂上挡，足足晃了三分钟，一给油，叭唧灭了。“总他大爷的挂三挡上，这车整个一斜眼！”二牛还没考下正式驾照，笔试通过后仅拿到学员司机的黄纸，这种学员司机必须要有成年正规司机坐旁边指导开车，否则，被警察逮着就算违法驾驶。二牛够仗义，胆也大，今天是他上路的第三天。

车终于走了，屁股后面的消音器发出清脆的小炸鞭的噼里啪啦声，但三人谁都乐呵呵的。那年头，国内几乎还没有私人轿车，除了部长的女婿，您想有自己的“坐骑”，做梦！

小甲壳虫出溜溜地运行良好，小音乐一开，洋大炮一抽，眼前的良辰美景使他们都有点心满意足。二牛晃着大脑袋，美滋滋地说：“什么是出国的感觉？您得开上车，好赖这也是小轿车。”二牛轻轻拍着方向盘，像拍自己情人的脑门，“我妈要知道他儿子也有了德国造的轿车，非得乐疯了不可，我们家祖宗八代连独轮车都没有，这日子要说，也挺逮的了。”

他们在街区里串来串去，专找高楼后面的垃圾箱。这儿的垃圾箱大得像口火药库，不少人搬家时就把床垫扔在垃圾箱边上，碰巧了，你能捡上个尿不湿的垫子。

在一个高楼后面，他们发现了一个双人软垫子，不太脏。哥仨把那家伙折腾到车顶上，拿绳子一捆，乐颠颠地打道回府。路上经过美洲最大的超级市场 SAVEWAY 时，寒烟要求买点吃的，第一天来，得表示一下。

超级市场真大，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寒烟看着脑袋直晕，

看什么都好，但一看价格，舌头都大了。小任不知哪去了。二牛指点他选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一盒鸡蛋，一盒牛肉馅，一大桶便宜果汁，一磅冻豌豆，盐糖油之类的。买每样东西，寒烟都快速地折合成人民币，全不上算，他把裤兜里的那张百元美钞都快攥出水来。

逛了半天，推的车里就那一抠抠东西，寒烟觉得挺不好意思：“买只鸡吧？”二牛取笑他：“买鸡巴。你搂搂比国内贵多少？算了，晚上我带你偷几只鸽子炖了，又香又不花钱。”

找到小任后，他们回车里来。小任诡秘地说：“许哥，我没什么东西给接你风，哥们顺了几根香肠和一片熏肉，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不偷丫资本主义白不偷。”小任把夹克一抖，里面掉出堆东西，还有个大蒜头，几块生姜。

“嘿，任儿，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我说怎么见不着你了，怎么顺的？”寒烟吃吃乐着，心说这小子胆真大，有这块料，温哥华算是遭了殃。

“要不是许哥出来，我哪能冒这险？反正是资本家的东西，不顺白不顺，我要有钱也不干这下三滥的事。对了，我自己留了桶罐头，你看。”小任从怀里又摸出个铁桶，寒烟借着光一看，不禁笑出声来：“哥们，这是给狗吃的，你看这英文写得清清楚楚。”“嘿，我真帽了，属它最占地方，亏了！”小任沮丧地大叫。

“任儿，小心商店里有猫眼儿镜，那包装上都带磁，真逮着你，立马移民局踢你回国去，这便宜还是别占的好。”二牛认真地说。

“踢回去更好，反正丫得给我出机票。抓哥们蹲大狱我还求之不得呢。许哥，知道吗？这他妈的监狱犯人每天都有

牛奶喝，周末还让回家，住的比咱好多了。真邪性！”

寒烟笑了笑，没说话。他觉得不管怎么穷，咱也不能偷东西，但他没说出口。

晚上大家一块包饺子，牛肉馅。寒烟的那根擀面杖派上用场了。嫣然和享静轮换着擀皮儿，男的包，大家都挺开心。

享静擀的皮儿又快又匀。二牛说：“享静，我认识一女的给唐人街一家店擀饺子皮儿，一天干8小时，每小时三块现金，你要去准行，我给你介绍一下。”

享静还没吱声，小任叫起来：“我也知道那家黑店，是个台山农民开的。孙子特黑，欺负咱大陆学生没身分，一小时才给三块钱，比他妈政府规定的少一倍。急了，我跺丫挺的。”

“三块钱也是钱，一天挣下来能吃小半个月呢。”孟勋细声慢气地说。他好像总和小任呛着，听说他老爹是高干，看不起个体户出身的小任。

“那一天下来，手还要不要了？不干，享静，我就不信混不出来。”嫣然看上去挺泼辣。

享静安安静静地擀皮儿，没说话。这姑娘很内向，看上去有修养，是个好人家出身。

正做着饭，外面急火火地冲进来两男的，一进门就叫：“哥几个，出事了！出事了！小于干活时锅炉炸了！差点炸死！满身都是泡，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哎哟，真的？”大家都蹦起来，问怎么整的。

留寸头那小矮个说：“先甬问了，合计怎么办吧。小于没上医疗保险，一去医院人就让先垫一万块钱，要不不收。

看小于那惨样，哥几个都哭了。他 boss 是个广东移民，臭农民，特孙子，出事他不管了，说不让小于赔锅炉已经不错了。”

小矮个抓起桌子上的大可乐桶灌了几口，接着说：“昨天晚上，小于老婆来电话说他妈在国内被汽车轧死了，小于特孝顺，哭了一夜。今天上班，心思恍惚，不知怎么一个误操作，锅炉炸了，一条腿崩断了，全身 65% 二度烧伤。

“幸亏小于入了教会，几个洋人一听电话，真仗义，帮他住进了医院。我们来的时候，小于醒了，也不说话，就在那哭，死活不让做手术。二牛，你和小于最铁，你说现在怎么办？”

“说什么也得帮把手呀，大家出来都是兄弟。咱先看看去，怎么样？”

除了俩女的，大家挤上两辆破车，风风火火直杀医院。

寒烟第一次进洋人医院，走廊挺宽，干净得什么似的，人不多。墙上有小盒子，里面时不时传出英文，让什么什么大夫去哪哪哪。

到了急诊室，发现小于全身都是白绷带，躺在一个用帘子隔起来的大屋子里，只能看到他的眼睛、鼻子和嘴，一条腿吊起来老高。一看到二牛，小于眼泪就下来了，嘴蠕动着。二牛俯身上前，听到他小声说：“二牛，我妈死了，我又变成这德性，我不想活了。”说完就往下扯那条腿，看上去要自杀的劲头。

“别傻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点事扛不过来，算什么爷们？天塌下来，哥几个顶着。你看你，大老爷们，别这样。”二牛安慰他。

旁边站着两个洋人，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伙子。他们和小任用英语急切地说着什么。

“这俩老外说什么呢？”小任听不懂，转身问寒烟。寒烟听明白了，他们是说要不要和小于的父母联系。

“NO, NO, NO!”五六个脑袋齐刷刷地朝那两人摇得像拨浪鼓，把两人整得糊里糊涂，摸不着北。

一个黑人女护士过来了，胖得呼嗤带喘，她的英语寒烟只能听懂一半，大约是说，这里不能呆太多人，留下两人，其他都得下楼去。

“问没问钱的事？”二牛紧张地问。

“好像没提。”

“不提就装傻，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洋人不会见死不救。依我看咱先开路，省得问钱时崴泥。”大家都同意二牛的高见。和小于告别后，鱼贯走出来。那俩老外倒没动窝。

他们出了楼，在外面黑地里抽烟，谁的脸都像个苦核桃。说实话，要是大家每人凑个100块钱没什么问题，这一要就上万，谁受得了？所以，谁也不敢提钱的事。

沉默中，小矮个说：“我陪小于来的医院，一听说要给他做手术，小于急了，抓住床帮死活不走。给他打针，他就乱扭，给他插管子，他就给薅下来。当时，又没人懂英文，大夫以为他发神经。其实，我知道他是担心钱，谁都知道这医疗费贼贵。小于扯着嗓子对我说：‘我死就死了，欠一屁股账谁能还？我这条破命值不当动手术，你跟大夫说，给我涂点紫药水就行。’一听这话，我眼泪刷就下来了。他说的也是，要搁我，我也得那么想。”

大家听着，谁都不言声。烟头像鬼火时明时暗，远处传